

柳鸣九  
主编



SELECTED FOREIGN  
HUMOROUS & SATIRIC STORIES

外国  
幽默讽刺小说选

花城出版社

下册

22222



下册

柳鸣九主编

SELECTED FOREIGN  
HUMOROUS & SATIRIC STORIES

外国  
幽默讽刺小说选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 卡朋



卡朋  
西班牙原装进口  
吉它  
吉他  
吉它

## 小 启

由于种种难以克服的困难，本社未能与个别译者取得联系。请译者或有关人士见书后主动告知通讯处，以便汇寄稿酬和样书。

花城出版社  
2004年5月



# mulu 目录

## III

**狄更斯**

“匹克威克毁婚案”的开庭审判/薛鸿时译 1

**卢卡斯**

墙壁上的面孔/鲁韶辉译 33

**萨奇**

黄昏/梁献章译 39

**柯巴德**

五十镑/施咸荣译 45

**罗·达尔**

品酒/海观译 64

**斯帕克**

你真该见识一下那副邋遢相/吴瑞森译 81

# 下册

艾密斯

绿人再次出现/施咸荣译 89

马克·吐温

我最近辞职的事实经过/董衡巽译 102

竞选州长/董衡巽译 110

百万英镑/张友松译 117

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雨 宁译 143

欧·亨利

警察和赞美诗/李文俊译 151

我们选择的道路/李文俊译 160

没有讲完的故事/李文俊译 166

辛 格

市场街上的斯宾诺莎/方 平译 174



# mulu 目录

IV

维尔特

普莱斯先生的苦恼/刘德中译 195

哈谢克

得救/蒋承俊译 210

果戈理

鼻子/周启超译 215

伊万·伊万诺维奇与伊万·尼基福罗维奇

吵架的故事/周启超译 246

谢德林

一个农夫养活两个将军的故事/李辉凡译 304

不闭的眼睛/李辉凡译 314

八音琴/李辉凡译 321

# 下册

## 契诃夫

一个官员之死/李辉凡译

336

变色龙/李辉凡译

341

套中人/李辉凡译

346

论烟草有害/李辉凡译

361

宝贝儿/李辉凡译

366

## 左琴科

幽默小故事七篇/顾亚铃译

380

澡堂/产品质量/蜜蜂与人/一笔糊涂账/一封信/不让丈夫死的女人/机关里的趣事

## 维·里·帕拉西奥

一把小提琴/朱景冬译

408

## 鲁·布·丰博纳

来自美国的报道/朱景冬译

414

## 阿·恩·德·利马·巴雷托

懂爪哇语的人/朱景冬译

421



# mulu 目录

奥·罗亚·巴斯托斯

美闻录

锦囊妙计/朱景冬译 433

胡·何·阿雷奥拉

别了，我的大提琴手

换妻的故事/朱景冬译 447

别了，亲爱的音乐家

别了，亲爱的音乐家

加西亚·马尔克斯

别了，亲爱的音乐家

我只想来这儿打电话/朱景冬译 452

书影录

别了，亲爱的音乐家/毛毛电报通

别了，亲爱的音乐家/毛毛电报通

别了，亲爱的音乐家/毛毛电报通

别了，亲爱的音乐家/毛毛电报通

别了，亲爱的音乐家/毛毛电报通

别了，亲爱的音乐家/毛毛电报通

别了，亲爱的音乐家/毛毛电报通

别了，亲爱的音乐家/毛毛电报通

别了，亲爱的音乐家/毛毛电报通

# “匹克威克毁婚案”的开庭审判

[英] 狄更斯著

薛鸿时译

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1812～1870）有独特的经历：12岁时当童工，父亲负债全家入狱。因此他早熟、早慧，很早就对人生有深刻的领悟。在律师事务所的经历以及随后的记者生涯更扩大了他的眼界，对社会矛盾的认识加深了。他对被残酷的资本主义社会推、排到边缘的弱势人群的痛苦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和同情。24岁时他写出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立即在英国、甚至整个英语世界引起轰动，顿时成为最受群众欢迎的作家。他的深刻的社会批判所以能如此深入人心，其中有一个奥秘，那就是狄更斯独特的幽默。《匹克威克外传》是狄更斯式幽默的最佳代表作。

匹克威克先生是一位单身绅士，住在寡妇巴德尔太太的出租房屋里。有一次，他从外地旅游归来，想告诉巴德尔太太，他遇见一个名叫山姆·维勒的好小伙子，



他准备雇用他，和他一起住。他是这样说的：“你觉得养两个人是不是要比养一个人多花钱呀？”还说房东太太的小男孩即将“有一个男性同伴了”。这话引起了寡妇的误会，以为匹克威克先生在向她求婚，这正是她盼望已久的好事，于是她脸红到了耳根，喜欢得一把搂住匹克威克的脖子晕倒在他怀中。恰好匹克威克的三位朋友上楼来，目睹了这一不寻常的奇观。这本来只是一次小小的误会，但是却被伦敦两位大律师道森和福格知道了。他们挑唆巴德尔太太控告匹克威克先生毁弃婚约，要求赔偿损失 1500 英镑。这里节选的是法庭审判的场景。两位恶讼师施展种种手段，想从匹克威克身上榨出钱来。匹克威克的三位绅士好友都极不中用，无意中给好友帮了倒忙。唯有他的仆人山姆·维勒却极其机智、勇敢，对两位律师挑拨离间、包揽讼事的手段尽可能加以揭露。法庭仍宣判匹克威克有罪，要支付赔偿金。匹克威克是个是非分明、疾恶如仇的人。他宁愿在狱中瘐死，也决不让恶人们诈骗到一个铜板。于是他真的被送进监狱。在狱中关了三个月，匹克威克亲身体验到贫苦无告的人们所受的苦难，他尽自己的力量，给别人一些帮助和安慰。在这期间，案情发生了变化：两位律师未能从被告身上诈到钱财，竟把原告巴德尔太太弄进监狱，要她支付诉讼费。匹克威克先生的律师就设法让巴德尔太太撤诉，并替她付清所欠诉讼费。这样，匹克威克先生和巴德尔太太都被营救出狱了。

狄更斯的人物塑造往往极其夸张，语言充分个性化，甚至还用上了舞台上的身段和动作：法庭上两位恶讼师的奸诈、三位绅士的无能和山姆的从容都表现得趣味隽永。狄更斯的幽默决不是滑稽、逗笑，在使

你开怀大笑的同时，又使你体味到故事背后深长的涵义。（薛）

二月十四日，那个多事的早晨，斯诺格拉斯<sup>①</sup>先生没话找话说：“不知道陪审团团长——且不论他是哪一个——今天早饭吃的是什么？”

“呀！”坡克说，“但愿他吃了一顿好饭食。”

“为什么？”匹克威克先生打听得。

“我亲爱的先生，这一点极为重要，非常重要，”坡克回答。“早饭吃了好饭食，因而心满意足、脾气温和的陪审员最好打交道啦。而那些早饭没吃饱、满腹牢骚的陪审员则总是偏向原告，我亲爱的先生呀。”

“天哪！”匹克威克先生茫然若失地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小个子<sup>②</sup>头脑冷静地回答，“我猜是为了节省时间吧。要是陪审团成员离席议决时，快到用餐的时间了，那么陪审团团长就会掏出怀表来说：‘哎哟，绅士们，我宣布，现在已是五点差十分啦！绅士们，我用餐的时间是五点。’‘我们也是五点用餐，’除了那两个三点钟就该用餐的人以外，其余的人也都这么说，看样子，那两个人还真准备坚持到底呢。陪审团团长把怀表放在一边，微笑着说：‘好吧，绅士们，我们应该怎么裁决呢，绅士们，向着原告还是被告？说到我的看法，我倒是认为，绅士们，——我说，我倒是认为，——不过，别让我的意见影响你们——我倒是认为原告一方有理。’对于他的意

① 斯诺格拉斯和特普曼、文格尔是匹克威克的三位好友。

② 指匹克威克的代理人坡克律师。

见，其他两三位陪审团成员以肯定的语气表示赞同——他们当然会这么做；于是他们非常愉快地达到空前的一致。九点过十分了！”小个子看了看表说。“我们该出发了，我亲爱的先生；法庭审理毁弃婚约案件时总是挤得满满的。你最好还是打铃叫一辆马车吧，我亲爱的先生，否则我们就要迟到了。”

匹克威克先生马上打铃；叫来了一辆四轮大马车，四位匹克威克俱乐部成员和坡克先生在车里坐稳以后，马车就向伦敦市政厅<sup>①</sup>驶去；山姆·维勒先生<sup>②</sup>、娄顿先生<sup>③</sup>以及那只蓝色公文包都装在紧随其后的一辆轻便出租马车里。

“娄顿，”大家都到达法院外厅时坡克先生吩咐道，“把匹克威克先生的朋友们安置到学生专座上去；至于匹克威克先生本人，我看还是挨着我坐的好。这边来，我亲爱的先生，这边来。”小个子拉住匹克威克先生上衣袖子，把他领到紧挨着王室法律顾问团桌子下面的低座位上。把座位设在那里是为了方便，因为在审讯过程中，如果代理人觉得有必要作出某些指示，他便可以随时从那个地点对着主管律师的耳朵说悄悄话。大部分观众看不到坐在那里的人，因为观众席的位置大大低于律师席和旁听席，而后两者比地面要高出很多。当然，匹克威克先生和坡克先生入座的地方背对着律师席和旁听席而直接面对法官。

“我想，那是证人席吧？”匹克威克先生指着左边那个设有黄铜栏杆、像个布道坛的地方问道。

“亲爱的先生，是证人席，”坡克回答时正从娄顿刚放在他脚下的那只蓝包里发掘出一大堆文件。

---

① Guildhall，位于伦敦市内格莱歇姆街，英国民事诉讼法庭设于此，直至公元 1873 年。

② 山姆·维勒是匹克威克的仆人。

③ 娄顿是坡克律师的书记员。

“那边呢，”匹克威克指着右边那两三个圈起来的座位问道，“是陪审员席吧，对不对？”

“正是那个地方，我亲爱的先生，”坡克回答时用手指弹扣着他那只鼻烟盒的盖子。

匹克威克先生神情极度激动地站起身来，对法庭扫视了一遍。边座上早已坐着相当数量的观众，律师席上坐着众多戴假发的绅士：这个团体的成员，各各展示品种繁多、令人赏心悦目的鼻子和胡子，使英国法庭借此获得了应有的名声。那些持有案情摘要的绅士，以最最引人注目的姿态手拿着它，有时还用那份文件抓挠抓挠自己的鼻子，以便让正注视着他们的观众对此留下更深的印象。那些没有案情摘要可展示的绅士，胳臂下都夹着本漂亮的八开本大书，书上拖着一根红丝带，那种像半生不熟面团颜色的书皮，用专门术语说，叫作“用于法律书装帧的小牛皮”。有些绅士，既无案情摘要，又无法律书籍，便把双手伸进衣袋里，做出一副要多聪明有多聪明的样子来；有一些人则不停地跑来跑去，显出焦虑不安和热切关注的神情，以能唤起不谙此道的陌生人的敬羡和好奇为满足。使匹克威克先生感到十分惊讶的是，这整个团体分成了若干个小圈子，他们都以最不动感情的方式对当天的新闻一通神侃闲聊，就好像根本没有即将开庭审判这么回事儿。

芬基先生走进来，在王室法律顾问团那排座位后边入座时鞠了一躬，这引起了匹克威克先生的注意；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礼，就看见斯纳宾高级律师<sup>①</sup>也到了，马拉德先生跟在他身后，把一只深红色的大公文袋放在高级律师的桌子上，把他半边脸都挡住了；马拉德先生和坡克握了握手，就退了出去。接着，又进来两三位高级律师；其中那个红脸蛋大胖子向斯纳宾高级律师友好地

<sup>①</sup> 匹克威克的首席辩护律师，芬基是他的副手，马拉德是他的书记员。

点点头，说是今天天气真好。

“和我们的辩护律师点头，说今天天气真好的那个红脸蛋是谁？”匹克威克先生悄声问道。

“勃兹弗兹高级律师，”坡克回答。“他是我们对立面的首席律师。他身后的那位绅士是他的副手斯金平先生。”

勃兹弗兹那副冷血的无赖相使匹克威克先生极为憎恶，他刚准备问坡克先生：作为对方辩护人的勃兹弗兹高级律师怎么会厚着脸皮对他的辩护人斯纳宾高级律师说今天天气真好，忽然法庭官员大声喊道：“安静！”律师席上的人们全体起立，把匹克威克先生的话打住了。他转眼一看，发现原来法官进来了。

由于首席大法官偶感风寒不能出庭，他的空缺由斯戴尔雷法官来填补。斯戴尔雷先生是位矮得出奇的胖子，似乎只剩下一张脸和一件马甲。他挪动两条弯曲变形的小短腿，轱辘了进来，朝律师们庄严地鞠了一躬，律师们也庄严地回了他一礼，接着他把两条小短腿收在桌子底下，把那顶三角帽放在桌子上面。斯戴尔雷法官完成这些动作后，你见的他只剩下两只神情怪异的小眼睛，一张粉红色的大宽脸和大约半副又大、样子又极其滑稽的假发。

法官刚一落座，法庭大厅里就响起一位官员命令式的声音：“安静！”随后，走廊里的另一位官员像是对谁发火似的大喊：“安静！”于是又有三四位法庭庭警用义愤填膺的训斥声嚷道：“安静！”嚷过之后，坐在法官座下面的一位黑衣绅士开始顺次地点陪审员的名字；吆喝了一大阵子，才发现只有十名特别陪审员到庭。于是勃兹弗兹高级律师要求补足缺额；黑衣绅士就随便抓了两名普通陪审员充数，他们是一名蔬菜水果商和一名药剂师。

“点一下名，绅士们，好为你们举行宣誓仪式，”黑衣绅士说，“理查·厄普微奇。”

“到！”蔬菜水果商应声道。

“托玛斯·格洛芬。”

“到！”药剂师应声道。

“拿好《圣经》，绅士们。你们将恪尽职守……”

“我请求法庭原谅，”那个脸色蜡黄的瘦高个儿药剂师忽然说，“希望法庭能允许我免于出席。”

“根据什么理由，先生？”斯戴尔雷法官问。

“我没有助手，大人，”药剂师说。

“对此我爱莫能助，先生，”斯戴尔雷法官答道，“你应该雇一个。”

“我雇不起呀，大人，”药剂师回答。

“那你就应该使自己雇得起，先生。”法官说时脸色涨得通红；因为斯戴尔雷法官的脾气近乎易怒型，容不得别人反驳。

“我知道我应该能够雇得起，要是我的日子能像我应该过的那么顺当的话，可是大人，我的日子可不顺。”药剂师回答。

“让这位绅士宣誓。”法官以命令的口吻说。

官员刚说到“你们将恪尽职守……”就再次被药剂师打断。

“要我宣誓吗，大人，是不是呀？”药剂师问。

“当然咯，先生，”易怒的矮个子法官说。

“好吧，大人，”药剂师无可奈何地说。“那么不等这场审判结束就要发生凶杀案啦；我说完了。要是你愿意，大人，就让我宣誓吧。”药剂师没等法官找到适当的话说，就宣了誓。

“大人，我只是想说，”药剂师就座时态度极其郑重地说，“我离开时，店里只留了个小当差的。他是个很好的孩子，大人，可是他对药品却一窍不通；我知道，他脑子里有个去不掉的印象，总认为泻盐就是草酸，山扁豆糖浆就是鸦片酊。事情就是这样，大人。”那高个子药剂师说完后，定了定神，把身子坐得更舒服些，脸上露出安然自得的样子，似乎他对最坏的情况也已

作好了准备。

匹克威克先生怀着极为惊骇的感情注视着那位药剂师，这时法庭上忽然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紧接着，巴德尔太太在克勒平斯太太的搀扶下，被人领了进来，她精神委顿，被安排坐在匹克威克先生座位的另一头。道森先生递过来一把特大的雨伞，福格先生送过来一双木套鞋，两人按这一场合的要求，脸上都装出一副深怀同情和忧伤的样子。随后出场的是山德斯太太，她把巴德尔少爷也领来了。巴德尔太太看见自己的孩子时，先是吓了一跳，然后很快就镇定下来，她对他一阵狂吻后，陷入歇斯底里的失控状态，那位好太太要身边的人们告诉她：此刻她身在何处。她这一问不要紧，克勒平斯太太和山德斯太太听了都转过脸去低声抽泣，而道森先生和福格先生请求原告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勃兹弗兹高级律师拿出一条很大的白手帕使劲地擦自己的眼睛，还向法官递去一个恳求的目光，法官显然也为之动容，几名其他目击者也试着以一阵干咳来掩饰他们激动的心情。

“这确实是个绝妙的主意，”坡克对匹克威克先生耳语道。“道森和福格是两个了不起的家伙；真是制造效果的高招，我亲爱的先生，高招。”

坡克说话时，巴德尔太太慢慢地恢复了常态，克勒平斯仔细察看过巴德尔少爷的纽扣，看到它们都不在纽孔里后，就把他放在他母亲面前的地板上，——那是个引人注目的位置，没法不唤起法官和陪审团充分的怜悯和同情。对于这一举动，那位少年绅士本人倒是没少提抗议，也没少流眼泪，因为他担心，把他放在法官大人的眼皮底下仅仅是个正式的前奏，接下去就要将他立即处死或者至少是终生流放海外。

“巴德尔和匹克威克案，”黑衣绅士宣布，在审案表上名列首位的这桩案子开庭。

“大人，我是原告的辩护律师，”勃兹弗兹高级律师说。